

世界婦產科超音波大會參加見聞記

施景中醫師 / 台大醫院 婦產科

去年香港大學的 KY Leung 教授寫信問我，能否到香港參加他主辦的世界婦產科超音波大會會議，我心想有人招待，那是再好不過了；以下記錄的是這次大會中的一些點滴，看起來好像在自吹自擂，但其實是怕自己老來忘記了自己也有年少風光的情景。

在 2006 年 2 月 24 日那天下午飛抵香港赤臘角機場，大會派人來接機，另外已有兩位賓客到了在等候，其中一位穿白棉衣的棕髮美女過來和我握手，"Are you Dr. Shih?"，我想在歐洲也算有些粉絲喜歡聽我的演講，寒暄幾句後，我問她 "Are

you going to have some talks in the meeting?" 沒想到她說，"No, I work for ISUOG. I come here to help this symposium."，"You have published many materials in white journal"，"We have written letters with each other. I am Sarah Hatcher." 老天，眼前這為美女居然是她，我和她通信很多次，有時在信裡還會開開小玩笑，我一直以為她是位老阿婆，沒想到她這麼年輕 (圖 1)，我跟她說了這些，她也笑開了，她說，"It's always good to meet someone who you have familiar with in letters". 話匣子打開，往後幾天就熟稔了，在會場

我還主動幫她拿咖啡呢。

第一天上場的是 pre-congress course，在港大的醫學院講堂舉辦，我是舊地重遊，2003 年的 Global Chinese Conference of Reproductive Medicine 也在此舉行。順帶一提，孫中山先生可是港大醫學院第一屆的畢業生，但當時還叫做西醫書院，港大是後來才有的稱呼。此次 pre-congress course 一共有五個場地，分別是 3D ultrasound, anomaly scan, echocardiography, first-trimester scanning 和 hands-on of amniocentesis and CVS 五個主題。



圖 1、(左起) Sarah Hatcher, J Cavahol、Yves Ville 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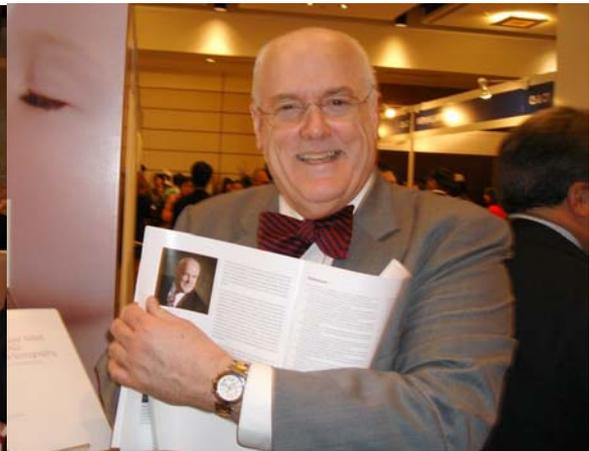


圖 2、童心未泯的 G. DeVore 正對著筆者指著 GE 公司印的教育文章中的照片說：Oh, this is me!

這些場子以 3D ultrasound 及 echocardiography 人氣最旺。我在 3D ultrasound 講兩個 topics，分別是 3D power Doppler 及 STIC 在複雜心臟病診斷的應用。座長是遠自挪威來的 HG Blass，而在國內被大家奉若神明的 Dr. G DeVore 也是座上嘉賓。我的第一個題目接在 KY Leung 對 3D 的基礎介紹後，由於 3D power Doppler 是我駕輕就熟的題目，而且其他國家的 speaker 也沒有人對此有所發揮，因此博得滿堂采，下台後一直有其他 speaker 來和我握手慶賀，包含新認識的 Prof. KD Kalache (UK)，可能也因此讓素不相識的 Dr. DeVore 對我有些注意了，後來在換 Dr. DeVore 講 Spin technique 時，他舉了一個例子，說有一個 VSD 的 case，他的 colleague 在第一次第二次都沒看出，他說，"This is nothing to do with prognosis" (因 VSD 多半都很好，即使沒看到大部份都不會怎樣)，"but is something to do with your reputation"，他突然又說到，"當某天你的病人落到別人手上被發現有個 VSD，別人大概會問病人先前在那裡看過超音波，病人如果說，我在那個有名的..."，這時 Dr. DeVore 抬頭看了我一眼，"...Dr. Shih 那裡看過" "哦，那我看你就完了"，當時哄堂大笑。我雖被開了玩笑，但覺得非常光榮，畢竟要被這樣世界頂尖的人物記住名號還真是不可

易。

我第二次上台講 STIC 時，我盡情發揮 STIC 在複雜性心臟病的應用，也許是觀點獨特、言人所未曾言吧，講完後主持人 HG Blass 問大家 "Are you all clear?" (你們都清楚了嗎?)，頓了一下沒人答腔，"or just scared?" (還是被嚇到了都不講話?)，大家又哄堂大笑。其實我從未敢夢想會在 Dr. DeVore 面前講 fetal heart (這算在關公面前舞大刀吧)，而經過這次會議，我們也變成朋友，後來我發覺這位名聞遐邇的教授其實還有點小小的三八 (圖 2)，非常平易近人，而且我後面的演講他都會來捧場或握手致意。我的 course 結束後，和好友 George Yeo (新加坡 KK Women Hospital 產科主任) 一起溜進去 echocardiography 的場子，主

持人 J Cavahol (UK 有名的小兒心臟科醫師) 正在舉行猜謎大賽，她先放一小段 videoclips，然後要聽眾給心臟病的診斷。我進去時考到第七題，在螢幕上看到在 LA 裡有一個小泡泡，沒有人吭聲，由於我在出國前幾週才接到類似轉診，查過文獻，因此鼓起勇氣答 "persistent Left SVC drained into a dilated coronary sinus"，JC "Wow" 驚嘆了一聲，黑暗中也不知她能否看到誰在答題。後來又有一題她問大家這 heart 是否正常，結果只有我發現有個 small VSD，如此一來講堂中遞麥克風的女醫師就一直在我旁邊沒走啦，底下的題目要嘛就是被我猜出 (譬如另一題 HPRV, TA with VSD)，不然就是沒有人答對，結束時另一個俄羅斯的女醫師過來跟我說，"Congratulations! You



圖 3、前排左起 - KD Kalache (UK)、H Blass (Norway)、TK Lau (HK)、後排左起 - George Yeo (Singapore, KK Women Hospital 的婦產科主任)、KY Leung (HK, 大會主席)、筆者。

make several hits in this contest.” 這都要感謝平常轉給我case的同儕們，才讓我能有所長進。

正式大會在2/26開幕，一開始是大會演講，包含當今Ultrasound in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的主編Prof. Y

Ville (圖1)回顧目前胎兒治療的現況。Yves Ville教授風度翩翩，是個帥氣十足又非常有趣的法國教授。我

1998年還是小蘿蔔頭時，曾奉命接待他及許多位教授，而在2005年克羅埃西亞碰面時，他居然還認得我並主動招呼握手寒暄；去年在新加坡演講時，大會也招待我們數位講者一起去逛過。這次他演講完散場時，我想這是大場子，他不一定有空理我，正想溜掉，他又滿面春風過來和我握手閒聊，他真是個了不起的人物，「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並不因位高權重而忽視像我這樣的小角色。這期White journal的editorial就是他寫的，Sarah跟我說，他拍white journal的editorial上那張帥帥的照片時，還故意抓了一撮頭髮固定在左額；他的白西裝永遠都是皺皺地，上次在新加坡一同出遊時，他穿西裝褲但襪子卻沒穿，真是隨性瀟灑又風趣的好人。

2/26我沒schedule，2/27一早卻要講兩題，我被分派在較小的Theater 2演講，而大多數聽眾應該都是跑去Theater 1去聽大牌教授演講去了。我的Session是

pregnancy complications，和我一同演講的是UK的Eric Jauniaux教授，這個英國教授挺酷的，話很少，是個典型的英國紳士，我開始講時，聽眾並不多，但後來場子逐漸熱了起來，我先講Caesarean scar

pregnancy(CSP)，提到了我們的65個案例，我還依其表現不同，將CSP分成5種亞型，也算創舉吧，大家聽的津津有味。主持人Joseph Woo說一個婦產科醫師可能一輩子只會看到2、3個案例吧，而我們居然有這麼多！而真正熱鬧的是，當我在講植入性胎盤的立體超音波診斷和我們獨創的開刀處理方式時，此時隔壁

Theater 1聽講的人潮逐漸回流Theater 2，讓我更加雀躍、展現一副要狂”現”一番的決心；我們絕對敢說我們做得比國外好，何況這些阿凸仔可能從來也沒看過這麼多accreta，因此當演講結束時，討論非常熱烈，還好Eric Jauniaux的演講提早結束，而再來是break，座長也不急把session close，讓我可以和聽眾充分溝通，回答的問題起碼十題以上，這在國際大型學會倒是很少出現的狀況。當我步下演講台，Eric Jauniaux首先來和我握手致意，我向他說”I read many your papers since my residency.”，他笑了笑，說”Me too””I reviewed many of your papers”，老天！所以出國一定要對人有禮貌一點，不要不注意就對你的貴人不

禮貌了。這時Dr. DeVore也走過來向我道賀，我戲稱他為我的spiritual guru(精神導師)；另一位white journal的編輯(white journal共5位編輯)L Valetin(一個很辣的北歐女醫師)也過來捧我一下，我記得好像從來沒有像這次演講完和這麼多聽眾握手過。講完去ISUOG的攤位逛，Sarah老早就聽到很多人在講我了，也趕緊向我道賀，我跟她承諾會投稿到white journal，她很感謝，說以為我會投到更高impact factor像AJOG的期刊。

最後一天Prof. Y Ville有一題演講: From obstetric ultrasound to ultrasound obstetrics”，看這位教授這麼器重我，我當然一定要去捧場。演講內容主要是指以前超音波是產科醫師附屬的工具，結果現在發展出以超音波為指引的產科行爲。真的，他在演講中3、4次提到我的名字，如”You have heard the great talk from Dr. Shih for placenta accreta yesterday.”，讓我興奮不已。Prof. Ville的台風穩健，演講時抬頭(15°)注視會場的每一角落，像個雄踞講台上的萬獸之王，而演講內容時而深邃，時而令人忍俊不已，是個絕對值得學習的人物。

這次還認得了另一位來自上海的人物--段濤(Tony Duan)，他在32歲就當上了上海同濟醫院的副院長，天啊，32歲時我們很多人

都還不知道自己每天都在做什麼事哩。他的英語講的跟美國人一樣好，但卻未到過英美留學，反而是在德國待了一年的時間，他的粵語也說得非常溜，雖然已是副院長，但行事極為低調，總是穿著輕便衣服和運動夾克；他跟我說，在上海生產現在大概都要booking才有地方生，像他的醫院如單月超過500個足月孕婦，即不再接受新生產的病人，而他也曾建議主管單位把月生產少於30-50人的診所關起來，原

因是為病人安全著想；我的媽，和我們差太多了，

30-50人的診所在台灣可是要有點拼才作得到哩。不過我本來覺得我們已經夠可憐了，做個產科超音波健保只付我們400元，結果大陸的一般行情為20元RMB(差不多80元新台幣)，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啦，現在我們的健保也只能讓我們出國去和別人比爛地。

實在不想每次在文章最後都來八股這一套，但目前的健保實在讓國內的醫療品

質繼續沉淪，現在國內已經很少辦這種大型國際學會了，醫院沒賺錢，連帶國際大公司的Office也撤離，當然沒有錢可辦這類大型國際會議。這幾年在國際上走動，倒也認得一些要好朋友(圖3)，記得最後一日speaker晚宴時，主辦單位一一為邀請講者頒發獎牌，唸到我名字時，意外地我居然獲得在場其他國家講者一致熱烈的掌聲，令我感動不已。